

第一章 绪论

§ 1. 1 问题的提出及本专著研究的意义

本专著的主要论题有三个，其一是无形价值理论，其二是科技商品的价值，其三是科技商品的价格。显然，三个论题构成了不同梯次的问题，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精神生产及其特殊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的价值创造与测度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呢？选择这样的题目究竟有什么理论意义和实际背景呢？下面将通过分析当代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和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当代经济的几个特征

（一）当代经济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度融合的“大经济”

传统的经济概念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的总和。但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精神生产的作用（详见第四章），传统的经济概念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情况。事实上，当代经济已呈现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度融合的经济形态。如果把这种经济形态称为“大经济”或广义经济的话，则传统经济只能

称为“小经济”或狭义经济。

当代经济的上述特征，可由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产业划分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得到验证。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国际上通用的产业划分方法是把国民经济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我国政府亦于 1985 年正式采用了该类划分方法（详见第四章），其中第三产业是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以及军队、政府等在内的广义的服务业。这样一来，包括三类产业在内的这个“经济”，就不仅仅是指物质生产，而是把整个社会全部的有益活动都包括在内了，当然也就把精神生产包括在内了。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各国的产业结构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化着，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等早已超过了 50%（见表 1-1）。产业结构的这种调整，是物质生产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精神生产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结果。

表 1-1：美国三类产业产值比重（%）

产业 \ 年份	1972	1979	1986	2000（预测）
第一产业	3. 6	3. 4	3. 3	3. 3
第二产业	48. 5	46. 6	43. 6	41. 6
第三产业	47. 9	50. 0	53. 1	55. 1

资料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89. 7，张守一文。

当代经济的上述特征，对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认识非物质生产领域，尤其是精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与测度问题。传统经济理论对该问题没有给出现成答案（详见第二章）需要我们去探求。

（二）科技进步在当代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

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1765年）之后就越来越显著。只不过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对劳工的剥削程度骇人听闻，科技进步的作用被那时强烈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所掩盖。同时，人们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手段和工具来认识它，因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科技进步的作用，一直未纳入经济学说的研究范畴。

但是，现在大家一致同意，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实力，是被各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所决定的，各个国家的整体实力，也是被科学技术进步所决定的。某种商品是否有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技术是否先进，而劳动力价格是否便宜，已逐步退居次要地位；一国的自然资源是否丰富，也已退居到次要地位。根据世界银行对某些发达国家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增长的分析，发达国家平均的经济增长速度为5.4%，而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仅增加了2.7%，其余2.7%则是通过提高投入要素的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的，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约50%来源于科技进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较低，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早已超过20%（详见第六章），而且该比率还在迅速增大。这种情形不能不影响人们的认识，人们不禁要问：科学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首先应当体现在对经济价值的创造方面，但是这一“经济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如何对其进行测度？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其著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所取代。

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1〕}奈斯比特强调知识在当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是对的。但他并没有研究知识本身的价值构成和知识是如何参与物质产品的价值创造的，而且就知识本身来说，它亦是人的劳动，即精神劳动这种特殊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说用知识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也是不科学的。

（三）对新技术革命对未来经济的影响的思考

由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与国力强盛的作用已被充分重视，当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高新技术，以争取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占据有利位置。各国竞争的结果，导致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来临。这一轮技术革命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相比，来势更猛，波及面更宽，而且其影响也将深远得多。在新的一轮技术革命完成之后，我们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奈斯比特描述到：“在旧产业革命中，曾经发生‘羊赶跑了人’的现象。在这场新产业革命中，机器人将会取代蓝领和白领阶级，小小的生物反应塔将驱逐临海的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光电特性良好的非晶质元件可能会使巨大的火力发电站和通讯设施变成废物^{〔2〕}到那时，也许工厂中将完全没有工人，大部分工作都由机器人和计算机操作，一部分人在监督机器人的生产，一部分人从事文化艺术活动，一部分人从事面对未来的科学技术研究，一部分人从事必不可少的服务活动，另一部分人则在休假或旅游。到这时，大部分人都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物质生产主要由电子计算机指挥机器人去执行。这并非“天方夜谭”，发达国家正在向这个阶段前进，其白领职工数早已超过了蓝领职工数。面对这样的经济社会，我们的经济理论应当作出怎样的反映？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显然无法解释自动化生产和“无人工厂”的生产问题，需要研究新的能够解释精神生产的价值

创造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共同作用的价值理论。“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3]，对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正确态度，理应如此。

二、我国改革中的几个现实问题

（一）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问题

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如上述。但是科技进步是由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来实现的，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一般被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脑力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这群脑力劳动者工作成就的好坏，就决定了科技进步的程度。从这一点出发，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应当是不容质疑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前，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知识分子一直处于被改造的境地，社会经济地位是很低的。拨乱反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给知识分子彻底平了反，党中央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但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说，如果不能明确说明知识分子不是仅仅参与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而是直接参与经济价值的创造，他们和工人农民之间并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则“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就缺乏经济理论的支持，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难以确定，这从过去“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形成的理论根基就不难看出问题的根源。

“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所依据的经济学原理即是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公式： $Q=C+V=c+v+m$ （ Q 为物质产品的价值），从这个公式来看，物质产品的价值全部为物质生产劳动所创造，从其中看不出精神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也看不出科学技术进步对物质产品价值创造的贡献（ C 只是转移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并不具备创值能力）。而物质产品乃是所有的人的衣食

所安，其中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根本不参与物质产品价值的创造，自然是被工人农民养活的。这当然是极不公正的，也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曲解。但是怎样才能真实地反映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的高度，从价值创造的本源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本源问题

这一问题和上一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在我国，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主持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科学技术的这一重要地位才得以确定。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还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4]目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命题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原理，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科学技术主要的是作为精神生产部门的产品，并不能直接参与物质产品价值的创造，这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是相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经济增长理论，虽然从总量指标的分析上得出科技进步的贡献在经济增长中占有相当份额的结论，但却不能解释这个“相当份额”的价值源泉是什么，仍然停留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基础上。因此只有从价值本源上说明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从理论上圆满解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伟大命题，也才能得到对科学技术本身价值的科学测度。

（三）科技商品的价格确定问题

由于科技商品主要的是精神生产部门的产物，而对精神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问题，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显得力不从心，

使得科技商品价格的确定缺乏必要的价值理论为基础，基本上由供求状况随机决定。这样决定的结果，一方面因受经济体制的制约，我国企业对科技商品的需求被扭曲，表现出需求拉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得我国国内科技商品的市场价格从总体上来说偏低，制约了科技人员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我国科技事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使科技商品的价格建立在正确的无形价值理论基础之上。

（四）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产权纠纷问题

这是和上一个问题相连带的问题。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是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关系到我国今后能否立于世界之林的大问题，国家各级政府对此都给予高度重视。但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化过程的实践中，一方面由于高技术产业化过程的多阶段性、多主体性，使得对高技术无形资产的评估较之于对一般科技商品的评估更为困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缺乏必须的理论基础，使得对无形资产、尤其是对高技术无形资产的评估缺乏规范性，从而导致了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大量经济纠纷，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挫伤了有关各方从事高技术产业化的积极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高技术无形资产评估方法，这套方法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无形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

三、研究精神生产的价值的必要性

本专著研究的必要性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其一是当代经济发展的特征以及我国现实中存在的以上问题，要求我们正视精神生产的价值问题，尤其是科技商品的价值问题，以

使科技商品的价格确定以及有关科学技术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建立在科学的价值理论之上；其二是现有不同经济学说中的价值理论，无论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西方经济学说的价值理论，都不足以正确解释精神生产的价值创造与测度问题（详见第二章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对无形价值问题和科技商品的价值与价格问题作一深入的理论研究，以求满足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回答我国现实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

§ 1. 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研究的起点是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价值理论所提出的质疑，落脚点是为科技商品价格的确定找到一个理论基点。按照价值规律原理，商品的价值是其价格的基础，商品的价格始终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因此要科学地确定科技商品的价格，首先要研究科技商品的价值。而科技商品属于精神生产领域的产物，其价值形态体现为无形价值，因而有必要先探求一般精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与测度问题。由于现有经济学说中价值理论都是针对物质生产领域而言的，基本上不适于精神生产领域的价值问题，不能简单沿用现有的价值理论来解释精神生产的价值创造问题，因此必须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价值问题，即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考察价值和价值关系，然后在此更高层次的价值原理指导下，反过来研究精神生产所涉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无形价值理论，并重点探讨科学技术这一特殊精神生产部门的价值创造及其测度问题，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建立科技商品价格确定的一般模式和办法。

上述研究思路可由图 1-1 表示出来，其中虚线方框中的内容不是本专著的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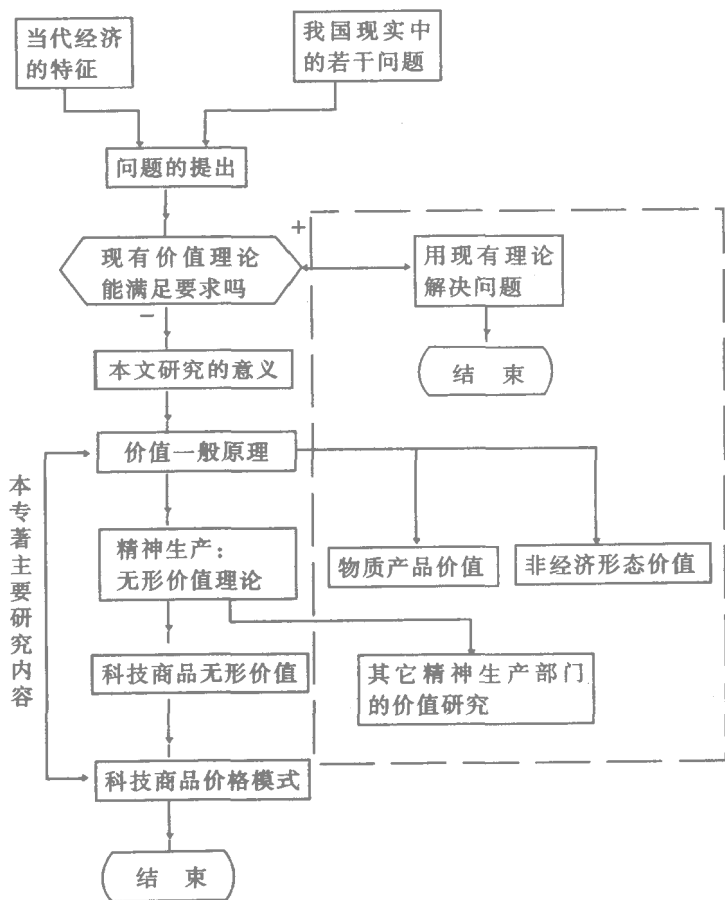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思路示意

二、研究方法

(一) 证实主义的方法论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论，本专著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属于证实主义方法论。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统计的和经验的科学，虽然很多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不断地求助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但就整个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主流来说，是采取证实主义的^[5]。尤其对于无形价值理论研究这一敏感和困难的领域，笔者认为只能采取证实主义的方法论，即只要求在满足基本假定的前提下，所建立的理论能够基本符合所研究对象的总体特征，不要求所建立的理论是“惟一的”和“完备的”。事实上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也不可能做到“惟一的”和“完备的”。

(二) 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由研究思路（图 1-1）不难看出，本专著在整体理论框架的推演论证上，采用了演绎的方法，即从一般到特殊，从哲学的“价值一般”到经济学意义上的无形价值理论，再到科技商品无形价值的测度，最后到科技商品价格的确定。当然，哲学的“价值一般”本身也是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抽象，并非主观的形而上学。此外，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时，则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归纳的方法，即从特殊到一般，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比如在研究本征无形价值的测度时，通过分析不同脑力劳动的特征，抽象出脑力劳动量的大小主要的是以其处理信息量的大小来衡量的，因此归纳出用所处理信息量的多少来测度本征无形价值的方法。

(三)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化研究方法

在进行理论阐述时，本专著注重用定量的方法，即适当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来支持所阐述的理论原理。但是在应用定量化方法时，坚持系统科学中“问题导向”的指导原则，所用

统计数据和数学模型都必须是研究问题所必须的，不作无谓的陪衬和点缀。此外，在研究过程和撰写中，始终将系统思想贯穿其中，注重研究结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以形成本专著独到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 1.3 本专著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整个结构分为九章，除第一章绪论和第九章总结与展望外，正文共有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章属于文献综述与评价。该章对经济学说中价值理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阐明了笔者对现有经济学说中不同价值理论的基本看法，顺次评述了古典经济学以前的价值与价格思想、西方古典价值理论和庸俗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等。其重点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的历史意义、现实发展与局限性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通过本章的研究，指明用现有价值理论来解释精神生产的价值创造活动是不合适的，应当根据精神生产劳动的特殊规律，探讨和建立新的无形价值理论。

第三章是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来研究的。该章从哲学和社会学高度探讨了人类价值活动的共性，即“价值一般”原理，并对价值关系的基础——主体、客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价值评价的本质、价值评价的形式和基本原则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理论阐述。本章的重点是论证了“价值一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和“价值一般”原理对研究无形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

有了第三章“价值一般”原理作为理论基础，接下来就可以研究精神生产的价值创造问题。但是要研究精神生产的价值

问题，首先要对精神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第四章对精神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精神生产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特征、形态及其分类等基本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从“大经济”的观点提出了重新划分国民经济领域的新方法，突出了精神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第四章总的来说是对第五章的铺垫。

第五章关于无形价值理论的研究是本专著的中心内容之一。该章在坚持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前提下，运用第三章的“价值一般”原理，对精神生产的价值创造与测度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包括给出并探讨了精神商品的本质价值、自在价值、功效价值和本体价值等价值诸元及其测度方法，研究了无形价值关系中主体的多样性及无形价值合成的两种基本形式，讨论了无形价值的一般定义及无形价值与无形资产的关系等问题。

第五章是针对整个精神生产领域而言的，按照本专著的研究思路，接下来便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最为紧密的特殊精神生产部门——科学技术部门的价值创造与测度问题。在此之前，第六章先讨论了科学与技术的基本形态，科学与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广义科技商品和狭义科技商品的定义，以及科技商品的特殊性及其分类等基本概念问题，为第七章深入研究科技商品的价值问题作了必要的概念准备。

第七章在第三章、第五章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科技商品的价值测度问题，从价值本源上说明了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从而从经济理论上支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命题。该章的主要内容包括：1. 论证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转化机制；2. 给出了考虑科技

无形价值的增殖作用后的物质商品的价值公式； 3. 构造了经济动力模型和经济增长动力模型，该模型可用于测度科技商品的功效无形价值； 4. 给出了用成本价值表示的便于实际测度的科技商品自在价值的转换公式； 5. 讨论了科技商品本体价值的合成方法。显然，第七章是本专著的又一中心内容。

上一节已经说到，本专著研究无形价值理论的落脚点是科技商品价格的确定找到一个理论基点，因此第八章即转而研究科技商品的价格问题。首先讨论了各类传统科技商品定价模式的缺陷；然后分析了基于本专著无形价值理论的科技商品价格机制；最后重点研究了双边自由谈判定价的冲突分析模型及其求解原则，并用具体示例演示了科技商品价格确定的一般过程。

总之，在本专著的七章正文中，第三、五、七章是中心内容，其中第三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五章是针对整个精神生产领域的无形价值理论，第七章专门讨论科技商品无形价值。此外，第四章是为第五章作铺垫的，第六章是为第七章作铺垫的，但这两章又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是整个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第八章是全文理论研究的“应用部分”，尽管其本身实际上还只停留在对科技商品价格的理论研究阶段，但就本专著的研究层次来说，它属于应用范畴。

第二章 对经济学说中价值与价格理论的简要述评

§2.1 引言

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的总称，它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沿革而不断发展着、变化着，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家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与核心，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也得到了不同的表述。为了对价值理论的发展沿革给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本章将分别考察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这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西方经济科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从其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的划分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划分是不同的。

马克思将西方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 17 世纪中叶，完成于 19 世纪的英法。对此，马克思曾给出一个经典的规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6]后者，指 19 世纪以来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不科学的部分加以庸俗化，并用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经济学，其突出的代表是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马歇

尔等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区分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是看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还是仅对这种关系的外部联系作出辩护性的描述和说明”〔7〕。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是把凯恩斯主义占统治地位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前者，不但包括马克思所划分的古典经济理论，而且还包括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被马克思划归为庸俗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如马尔萨斯、萨伊、穆勒等人的经济理论；后者，指 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到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经济理论，主要代表是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和以马歇尔为首的英国剑桥学派。而对于凯恩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则呈现出派别林立的状态，主要的学派有现代凯恩斯主义（包括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和罗宾逊的新剑桥学派两大支系）、现代货币主义、熊彼特创新理论、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

仅就价值理论的研究来说，按照马克思的划分，古典经济学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并对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庸俗经济学则歪曲或否定劳动价值论，用主观效用、边际理论、供求关系等取代劳动价值论。而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划分，则古典经济理论中既包含了劳动价值理论，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又包含了非劳动价值论，如萨伊的生产成本价值论、维塞尔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等。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的价值理论，则基本上是承袭和发展了马克思所定义的庸俗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因此，为了使本章对价值理论发展的回顾能够脉络清楚，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交叉，故对西方经济学采用马克思的划分方法，即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而把当代西方经济学——考虑其价值理论的相似性——亦划归于庸俗经济学来一并考察。

§2.2 古典经济学以前的价值与价格思想

早在系统的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经济研究方面就开始涉及价值和价格问题，“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8]。在这个领域内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当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不仅像后来的经济学家那样清楚地区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而且他还看出交换价值似乎是从使用价值派生出来的。”^[9]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第1册第9章写道：“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10]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的价值来源于物的有用性，而物的有用性又包含了两种形式：一种用于满足人自身的需要，另一种用于交换，而交换亦是为了满足人对于其他物的需要，因而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派生出来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在寻求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他认为公正原则应当是一个人的予取必须“相等”。但由于他没有搞清价值的真正涵义，因此一直为一个现象所困惑：既然在参加物物交换或买卖时，当事人的双方必定有利可图，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接受交易以后的经济状况而不要以前的状况——否则他们就不会有任何交易的动机——所以交换的货物其“主观”价值或效用价值就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11]。因此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出

任何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理论。

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院学者们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价格理论，即所谓的“公平价格”论。13世纪欧洲著名的宗教法学者亚尔贝兹·马格努和托马斯·阿奎那等对之作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公平价格是与生产物品所消耗的“劳动和费用数量”相等的价格，但又认为只有能使卖主获得“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的价格才是公平价格，因此，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不同价格出售并不违反“公平”原则，进而认为“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这实质上是对所谓“公平”原则的否定^[12]。

“公平价格”论用原始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公正等教义来解释价格问题，因而不可能揭示价值的真谛。但是“公平价格”论已经认识到价值量同生产商品所耗劳动量的关系，从而为古典学派形成较为完善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

§ 2.3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首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配第认为，价值（他称之为自然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曾举例说：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13]，即：

$$1 \text{ 蒲式耳谷物} = 1 \text{ 盎司银}$$

等式左边的谷物和等式右边的银，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说，是